

# 竺摩法師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影響（四）

繼 旻

然而，黎明教授則認為《覺音》具有抗戰及愛教護國的使命，因它是一個佛教的團體辦的刊物。因以他身為人儒家人來看，以前佛教是要在深山，或是在森林裡修煉。太虛法師提出了「人生佛教」的理念，佛教要在人生修的觀念的問題。他認為當時他們很注重這個議題，《覺音》也是依這個「人生佛學」的觀念來出版。當時他們也寫了不少的抗戰、愛國的思想。<sup>59</sup> 如他所說：

當時，我跟澳門佛教寺院的出家人的關係都很好。但是，老實說當時寺廟的出家人主要是在幫人家做功德為主；幫人誦經拜懺等。跟竺摩法師是兩個不同，竺摩法師是沒有跟人誦經、拜懺的，他是講經、研究學問的，所以當時我的印象竺摩法師是完全不同。所以當時在澳門佛教界中，很多文人對竺摩法師很尊敬；雖然他年紀不大。但是，人家對他很尊敬，就是因為他的佛學的學問，他跟文人的學問、他的書法，還有他的詩。<sup>60</sup>

很顯然，在黎明教授的心目中，竺摩法師與其他在香港以經懺佛事為主的法師有著不一樣的地方，在捍衛佛法的立場上，竺摩法師採取以身作則，感化眾生的方式。在國難危急之時，他走出寺廟之門、積極的參與「僧伽救護隊」的活動，是獲得社會人士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的。對他而言，寺廟和廣大的佛教徒，在面對國家被外來入侵之時，理所應當以大無畏的精神，來捍衛國家，以實際的行動來愛國護教。

### （三）拜師學藝

在港澳時期，竺摩法師另一個人生的轉捩點，即是跟隨高劍父先生<sup>61</sup>（一八七九—一九五一）學畫。由於竺摩法師平日在功德林講《維摩詰經》，高劍父先生避兵澳門來功德林訪問時，看見竺摩法師所書「屏條」楊溢「新意」，便說：「即能作書，何不學畫？學佛我可奉汝為師，學畫則汝須師我！」第二天並以「狂草」一聯贈與竺摩法師，文曰：「莫問有無法，已空生滅心。」

「自此，竺摩法師開始隨高劍父習畫，日以過從，成忘年交。當時高劍父（一八七九—一九五一）年逾六十歲，而竺摩法師只有二十七歲。」<sup>62</sup> 根據黎明的回憶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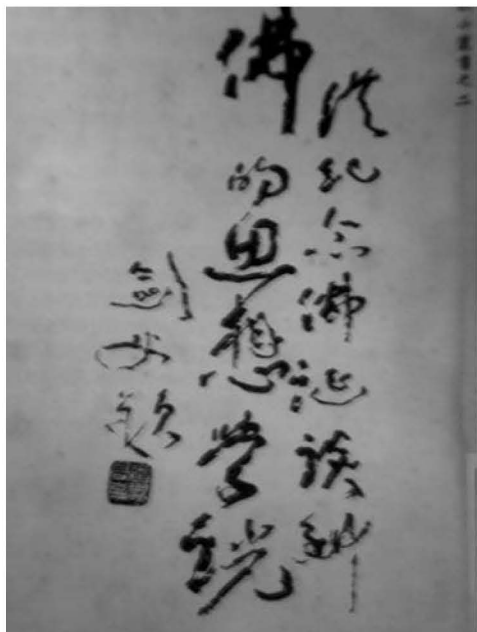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，澳門是名人集會的地方，那時澳門有一個清遊會，清遊會本來是廣東藝術的一個書、詩、畫的團體。但日本來到後，很多名人如高劍父、陳素仁等名人都到了澳門來。當時還有很多國家的大政，他是寫畫寫書的都到這個清遊會集會。當時我父親每個星期一早上，跟高劍父老師、竺摩法師及一些名人集在一起談畫、寫詩及喝茶等……。當時本來竺摩是想要回去雁蕩山，後來因為日本人打了中國就回不去了。本來他是想去香港，從香港回到溫州，再回去雁蕩山；但後來不能回去。所以就定居在澳門，跟高劍父老師學畫。<sup>63</sup>

從黎明教授的回憶中，可以獲知因戰亂避難的因緣之下；促使與高劍父學畫的因緣。風雲際會，竺摩法師高劍父先生從相見、相識到相知，交往甚密，友誼彌深。高劍父先生親自介紹竺摩參加澳門清遊會活動，從而促使竺摩法師結識了佛門內外諸多的文人名士，並與他

們廣泛地開展了佛教文化交流。<sup>64</sup> 高劍父先生還積極主持竺摩法師編輯出版《覺音》雜誌，並揮毫為《覺音》雜誌題寫書刊之名。竺摩法師因此賦詩〈謝高劍父先生為題覺音〉，詩云：

一代高名老畫師，遊神藝苑寄幽思，  
 遙山近水雲林軸，殘月曉風柳永詞。  
 海北諸家多冷落，嶺南三傑獨嶄崎，  
 拈毫為我才揮手，紙落雲煙龍耀姿。<sup>65</sup>

竺摩法師具有很高的藝術天份，他不只是會擅詩，也喜愛書法。他出家以來，一直注重練字；因而他也把學好書藝也作為了弘法的重要一環。由於不斷練習，久而久之自成一格。竺摩法師出於對繪畫藝術的愛好，拜高劍父先生為師，高劍父先生也為有這麼一位佛門高僧作為朋友而感到高興。從此以後，兩人時相過從，遊於藝、耽於禪，交誼日深。竺摩法師與高劍父先生這一段亦師亦友，互為師弟的交往，在僧林藝壇傳為美談。在佛學上，竺摩法師的佛教思想影響了其他人，當年也影響高劍父先生。而在藝術方面，高劍父先生影響其他人，同時也影響竺摩法師。因此，在清遊會集在一起時，他們的思想都是相互影響。



圖九：高劍父為竺摩法師在澳門開講的《從紀念佛誕到佛的思想學說》

資料來源：筆者翻拍於《竺摩法師與澳門》頁8

竺摩法師在澳門講學和編輯《覺音》雜誌，也正值高劍父先生等文化界人士來澳門避難之時。高劍父先生等來澳門之後，與澳門地區乃至香港地區的許多文化界人士開展了廣泛的交往，竺摩法師也因高劍父等熱愛佛法人士之介入而加入其中，積極的推動了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交流。因與高劍父先生習畫之後，讓他更具有以藝文弘法的開拓空間；以此因緣來接引文藝界的人進入佛門，同時也增進了彼此間的相互瞭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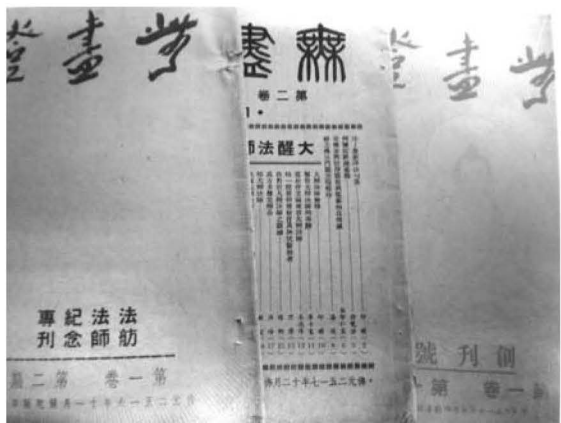
#### （四）創刊《無盡燈》

竺摩法師在香港佛教界中的地位和影響，可從他先後主編《覺音》雜誌及創辦《無盡燈》<sup>66</sup>雜誌的成就中見出。因有感於創辦雜誌對宣揚佛教革新思想的重要意義，由於港澳地區曾有過影響的佛教刊物《覺音》和《人海燈》相繼停辦多年，在太虛法師創辦《海潮音》雜誌之精神的激勵之下，竺摩法師受廣大港澳佛教信眾的大力支持與幫助，於一九五一年決定創辦一份佛教文化刊物，以推動人生佛教在港澳和海外的進一步的傳播。正如他在《無盡燈》的第一期即創刊號所說：

那時抗戰八年，而一切佛教的大小雜誌，都已在戰爭浩劫中被炮火毀滅，使佛教又回到文化沙漠。我常這樣想，這個時代能辦出一個佛教雜誌來開發佛教的泉源，可能會在文化沙漠中有浮現綠州的希望。《無盡燈》的名義，是由一個人發菩提心，點著了一盞心燈，復由一盞心燈燃起多盞心燈，燈燈相映，光光無盡。如果把這盞燈拿來作佛刊的名，倒是非常有意思，且意義深長，含有鼓勵性的作用。<sup>67</sup>

因此，竺摩法師創辦《無盡燈》雜誌，不只是專為發表佛經講章而來的，而是為宣揚佛法的拯世救民精神而來的。因此，對於港澳地區的佛教界和海內外的信眾而言，在當時沉悶的氣氛裡，《無盡燈》雜誌以佛教的積極救世精神來號召，無異於點亮了一盞心靈的光明燈。此外，在其〈南遊寄語〉曾經如此的描述：

近年來，我時時想把身心定下來看經和靜坐，對看經和靜坐很感興趣，覺得這裡有無窮的意趣，不是動筆寫文章可以找得到的；但是為了《無盡燈》的工作騎虎難下，又把許多工夫耗費在搖筆上，這在個人方面認為是很大的損失！<sup>68</sup>



圖十：竺摩法師主編的《無盡燈》雜誌  
資料來源：三慧講堂提供

從以上之論述，可以發現到竺摩法師創辦《覺音》與《無盡燈》雜誌的確是犧牲自己的個人用巧的時間。然而，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把佛法的甘露法雨，灑在當時佛教文化的沙漠地區。而《覺音》與《無盡燈》雜誌經過竺摩法師努力的經營之後，對當時港澳佛教文化的推動，及在港澳佛教文化與海外之佛教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上，都具有重大的影響。

由於竺摩法師的努力，在社會各界人士與廣大讀者的幫助和支持下，《覺音》雜誌自第十三期起由竺摩法師主編以來，影響越來越大，享譽海內外。佛教文化界普遍認為，在抗戰期間，澳門的《覺音》與內地的《海潮音》、《獅子吼》和《佛學半月刊》並列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。讀者來信稱讚《覺音》雜誌是「華南佛教降魔寶杵」；稱譽竺摩法師「救國救群心不死」，是佛門中的「大智慧」、「愛國愛教」的「龍象」，可見其受群眾擁戴的程度及其影響之廣大。實際上，竺摩法師當時已成為抗戰期間港澳文化界的著名代表。雖然他編輯出版的《覺音》雜誌，前後祇持續了兩年左右的時間，但是，它在港澳和海內外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。毋庸置疑，《覺音》雜誌對於抗戰時期港澳佛教文化，推動港澳與海內外的文化交流，在港澳佛教

文化史上和港澳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史上，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<sup>69</sup>

#### 四、駐錫檳城時期（四十二歲至九十歲，一九五四年～二〇〇二年）<sup>70</sup>

馬來西亞佛教的加速開展是在五十年代。當時前來的佛教三位重要人物奠下柱基，即是錫裔的達摩難陀長老，為英文源流及在南傳佛教開展扮演重大角色；竺摩法師則中文源流的漢傳佛教開展推廣；而美籍的蘇曼迦羅法師（一九〇三～一九六二）（Ven. Sumanatlo）卻是帶動青年佛教上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。

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，竺摩法師踏入了馬來西亞的國土；從此竺摩法師的生命與馬來西亞漢傳佛教便緊密的結合在一起。馬來西亞佛教有很大的空間讓竺摩法師開拓，竺摩法師也的確為馬來西亞佛教開拓了廣大的空間，影響了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。<sup>71</sup>因此，有人常稱「如果新加坡沒有那條船（指宏船法師）（一九〇七～一九九〇），而馬來西亞沒有那枝柱（指竺摩法師）新馬佛教就沒有今樣了。」<sup>72</sup>由此可見，竺摩法師攜帶無數的菩提種子，散播在馬來西亞這片土地。

對於竺摩法師來馬來西亞的因緣，一般人認為是因

為他出席了暹羅太虛法師舍利塔的開光儀式而轉道飛往檳城；受聘於菩提學院。然而，根據傅晴曦的看法，她覺得其過程是因為王弄書居士由仰光轉至檳城執教。當時，王弄書居住在菩提學院，持齋奉佛，對院務興革事宜極為關心，而為佛教興學育才甚為熱切。所以他為菩提中學建校之事，前往香港與胡文虎先生之眷屬斟商之時，常至東蓮覺苑聽聞佛法，獲知竺摩法師乃是當時港澳佛教界所推崇的法師；因而決意請他來馬來西亞弘法。因此，竺摩法師之蒞止檳城，其主動策劃及構築橋梁者，即是王弄書居士。<sup>73</sup>

然而，如果追溯更遠的因緣，可從繼程法師編述的《竺摩法師簡譜初稿》中，看到竺摩法師於三十四歲，也即是一九四六年時，提及的事件：

師感聖恩，故放下萬緣，專心修持，一晚在一佛光中又見老媪引至地藏殿燒香，指示業緣未盡，壽數將終，若勤誦地藏經，當有佳訊。醒後每日誦地藏經三部，誦至第四十九日，夢中先聞耳邊炮竹慶祝聲，然後又看見佛光。走入一寺門，看到花園中一工役坐草打盹，一正在割草的工役說：「可喜

可慶呀！本來卅三歲壽終，今已增加一年有多了。」抬頭忽見地藏菩薩從大殿中間坐位上走下來，走出邊門，師見菩薩相好莊嚴逾恒，撲地頂禮，而菩薩已先下拜……忽又聽見聲音：「南方世界，汝有千萬可度之機……」今師於南洋，法雨遍施，皈依者在三萬之數，崇敬者亦甚眾，足證大士之指示正確，所言可信。<sup>74</sup>

從以上之引言，很顯然的說明瞭在竺摩法師的宗教體驗中；也獲得佛菩薩的加持及指示他來到南洋度化無量無數的眾。因此，不難發現在竺摩法師宗教行持中是屬於信願之行的。如同繼程法師所說：

師父真正的佛教事業是在馬來西亞才開創的。只是說他因為很年輕就出家了，他跟他的天臺老師學習時，都已經被稱為「小法師」了。那時候他才十多歲，後來他跟了太虛大師學習，太虛大師演講時他還幫太虛大師做了一些筆錄；當太虛大師的侍者及秘書之類的……。師父還是很傳統，因為師父都是持《地藏經》及《普門品》；他都有很多感應的事蹟，因此在修行上他是偏向於信願

行的。修行上他是傾於信願方面，在弘法上他就加於他文藝方面的善學。<sup>75</sup>

## 貳、竺摩法師的著作與藝術創作

### 一、竺摩法師的著作

竺摩法師除了創辦《覺音》<sup>76</sup> 及《無盡燈》<sup>77</sup> 雜誌外，其現存的著作及藝術創作有：《篆香畫室文集》<sup>78</sup>、《篆香室書畫集》<sup>79</sup> 及《篆香室詩集》<sup>80</sup>。在《篆香室詩集》中，收集了竺摩法師生平為各寺院、法師及信徒等所題的偈語及對聯等。此外，他翻譯了日本松本文三郎的著作有《六祖壇經志學之研究》<sup>81</sup> 及《無著的學說》<sup>82</sup>。

### (一) 經典講記

有關竺摩法師《篆香畫室文集》中包括了經典的講記有《金剛經講話》<sup>83</sup>、《維摩經講話》（上、下二冊）<sup>84</sup>、《般若心經講要》<sup>85</sup>、《觀音菩薩普門品講話》<sup>86</sup>、《地藏經講話》<sup>87</sup>、《普賢十願講話》<sup>88</sup>、《藥師經講要》<sup>89</sup>、《阿彌陀經講要》<sup>90</sup>。

### (二) 佛理論述

有關竺摩法師佛理論述的著作包括了《淨土法門叢



具。詩的感化力極大，能在無形中把異樣各色的心拉攏在一起。<sup>98</sup>

引言中，顯見在竺摩法師漫長的弘法生涯中，憑著對詩詞的喜愛，時有吟詠，亦與友人互相酬唱。這些詩作大多發表在由他所創辦的《無盡燈》雜誌，以及《香港佛教》、《南洋佛教》等刊物中。六十年代，由泰國詩人李萌桐、李慕軾兩居士發起「泰馬詩人中秋雅集」，每年中秋擇地舉行聯歡一次。竺摩法師不但應邀加入，並被推舉為在檳城舉行的第七屆中秋雅集的主持人之一。

竺摩法師一生寫下大量不同體裁的詩、詞、偈語、對聯等作品。現已搜集到的就有六百多首詩詞及六百多副對聯語，其中不乏名篇佳構。我們整理中不難發現，其作品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特點。依據他一生弘法行蹤，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。

(1) 在閩南佛學院修學時期

即二十歲前後，主要是竺摩法師在閩南佛學院深造期間，伴隨太虛法師外出弘法及講學、自修期間所寫下的詩作。他風華正茂，勤奮有為，所寫的詩作清新雋永，富有禪趣。如他在隨侍芝峰法師及太虛法師講學於括蒼所寫下〈麗水<sup>99</sup>雜詠〉中吟道：

南明山

門前叢竹雜蒼松，印月池分一道通。

石佛開顏迎遠客，玉虹拖翠走長空。

一溪清水山含秀，萬派高原地轉雄。

初能法筵人未散，登樓爭擊夕陽鐘。

100

註：

59. 釋繼旻主訪，黎明口述，地點：香港黎明家，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。

60. 釋繼旻主訪，黎明口述，地點：香港黎明家，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。

61. 高劍父是嶺南派繪畫風格的創始者，其「折衷中外，融合古今」，將中國傳統的水墨畫帶入另一個嶄新氣象。

62. 陳慧劍，《當代佛門人物》，臺北：東大，一九八四年，頁五十九。

63. 釋繼旻主訪，黎明口述，地點：香港黎明家，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。

64. 盧友中，《雁蕩山僧——竺摩法師傳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二〇〇三，頁六十二。

65. 竺摩，〈謝高劍父先生為題覺音〉載於《覺音》，第十七期，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，頁三十二。
66. 《無盡燈》創刊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，於澳門佛學社，後於一九五九年遷移到星馬。竺摩，〈我與無盡燈〉，載於《無盡燈》第一〇〇期，檳城：馬來西亞佛教總會，一九八三，頁一。
67. 竺摩，〈我與無盡燈〉，載於《無盡燈》第一〇〇期，馬來西亞：佛教總會，頁一。
68. 竺摩，〈南遊寄語〉載於《無盡燈》，第三卷第四期，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，頁二十七。
69. 永惺長老訪談錄，「竺摩法師、人間佛教和香港佛教的發展」《香港佛教》第五五四期，二〇〇六年七月，頁十三。
70. 同上頁十五～二十。另參見釋竺摩，《竺摩法師略曆》，手稿（未出版），一九八〇。
71. 〈近代大馬佛教〉載於《佛教文摘季刊》第九十六期，馬來西亞：馬佛青總會，二〇〇〇年六月，頁十九。
72. 〈近代大馬佛教〉載於《佛教文摘季刊》，馬佛青總會，二〇〇〇年六月，頁十九。
73. 傅晴曦，〈竺摩法師對佛教教育的貢獻〉載於《竺摩法師佛教教育與藝術》，檳城：三慧講堂印經會，一九九六，頁四十二。
74. 釋繼旻整理，釋竺摩編述，《竺摩法師簡譜初稿》，馬來西亞：佛青總會佛教文摘雜誌社，一九八四，頁十二。
75. 釋繼旻主訪，繼程法師口述，地點：馬來西亞佛學院，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。
76. 早期稱為《華南覺音》，後從第十期開始居於「華南」具有地方性之色彩而改為《覺音》，《覺音》第十期，頁一。
77. 《無盡燈》創刊於香港，後來遷移至馬來西亞，其宗旨為弘揚佛教的精神。竺摩〈點著無盡的心燈〉，載於《無盡燈》第一卷第一期，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，頁一。
78. 《篆香畫室文集》由三慧講堂印經會於二〇〇三年出版，收有竺摩法師相關的著作共二十六冊。
79. 釋竺摩，《篆香室書畫集》，新加坡：佛緣林印經會，一九八四。
80. 竺摩著，盧友中編，《篆香室詩集》，北京：宗教文

- 化出版社，二〇〇五。
81. 松本文三郎的著，守志譯，載於《現代佛教》第五卷第八期，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，頁三十五～七十二。
82. 此本書未出版。
83. 一九五〇年於澳門初版，一九七四年於檳城第五版。參見釋竺摩編述，釋繼程整理，《竺摩法師簡譜初稿》  
《》，馬來西亞：佛教文摘雜誌社，一九八四，頁五十七。及盧友中著，《雁蕩山僧——竺摩法師傳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社，二〇〇三，頁二〇五。
84. 一九四〇年於澳門初版，一九六六年於檳城初版，參見同上。
85. 一九六九年於檳城初版，參見同上。
86. 一九六八年於香港初版，一九七二年於檳城第三版。參見同上。
87. 一九四九年於澳門再版，一九六九年於檳城第三版，一九七二年於檳城第四版。
88. 一九五八年於香港初版，一九六二年於檳城初版，一九七九年於檳城再版。
89. 一九七二年於檳城再版，參見同上。
90. 一九八一年於新加坡初版，參見同上。
91. 一九六八年於香港初版，同年於檳城再版，參見同上。
92. 一九六二年於香港初版，同年於檳城再版，參見同上。
93. 一九六九年於香港初版，一九七六於檳城再版，參見同上。
94. 同上。
95. 一九三六年於香港出版，是竺摩法師與通一法師合作之著作。
96. 一九三五年出版，參見釋竺摩編述，釋繼程整理，《竺摩法師簡譜初稿》，馬來西亞：佛教文摘雜誌社，一九八四，頁五十七。
97. 釋竺摩，〈由「婦女解放」說到尼眾生活〉收於《佛教時事感言》，檳：三慧講堂印經會，二〇〇三，頁三十九。
98. 竹摩，〈佛學與詩漫論〉載於《人海燈月刊》第四卷第二期，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，頁四十三。
99. 麗水為東南名勝之地，綠水青山，明媚可愛。
100. 竺摩，〈麗水雜詠〉，載於《覺音月刊》第十六期，一九三〇年八月五日，頁五。